禮記章句

禮記卷之三

婺源汪紱雙池章句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

同邑程夢元颸園
古歙汪鑣範泉　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王制第五　孔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閒。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按此篇前後串貫。記事有序。是蓋一人所作。乃西漢與制文字。但考之三代之制。未必盡合也。東漢馬氏以附於戴記中。自方一百里者以下。乃復釋前文之義。今分為經二十五章。傳七章。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五等通於天下之爵。分土而治者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仇滄柱曰。秦不師古。尊君抑臣。故漢儒遂不以天子列

五等中。孟子以天子亦列班爵。上下分職而情亦親。深得三王公天下之至意。封建之大原也。下節放此。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上大夫卿上大夫即卿也。此五等諸侯國中之爵。助君爲理者也。○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言天子及五等諸侯之祿也。不能猶不足也。雲莊陳氏曰。不合於天子。謂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以其功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以方計。分服以袤計。後章言方十里者爲田九萬畝。此以方計也。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此以袤計也。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爲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此所以爲均平也。詹道傳曰。附庸凡三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朱子曰。周禮孟子王制所言不同。考之史傳。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不止百里。說者以周禮兼附庸。統山林川澤而言。廣封之制也。梁氏曰。孟子王制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也。周禮以封疆言之。而凡貢於天子及附庸之圖皆在其中矣。愚按周公之作周禮。蓋未盡施行。又周室之末。諸侯已去其籍。漢儒作此篇時。周禮未出。無由考據。故彼此異同。大約朱子及梁氏之說。為得之。俗儒執孟子王制而毀周禮則妄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言王畿之內亦制都鄙授祿也。視。比也。元士。上士也。附庸有三等。則中士下士亦視附庸之次為差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愚按。天子三公八命。上公九命。天子之卿六命。侯伯七命。天子大夫四命。子男五命。爵命相埒。受田視之宜也。若孟子所云。則四命者而受地超從七命。三命而受地超從五命矣。竊疑此篇為是。或曰。凡受田視公侯者

視其君田三萬二千畝之祿耳此說亦甚是若如傳制農文所云天子之縣內必建九十三國則亦未必然矣

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分孟子作糞食音嗣差初宜反○此言庶人受田之制及庶人在官者之祿也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也朱子曰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食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由農夫等而上之以制諸侯國中之祿也朱子曰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又曰君十卿祿蓋君所自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

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方氏曰。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者。祿之多寡同於大國也。出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卿以上。其祿寖厚。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寖薄。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此章統言班爵祿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鄭氏曰。爵位同則小國在下。爵異。則在上。○雲莊陳氏曰。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頫聘並會之時。尊卑之序如此。大國小國同是卿則小國之卿在大國卿之下。若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位在大夫之上。○按前章言諸侯之上大夫卿。則此章何以卿之下又有上大夫。後章言小國二卿。則此章小國之卿何以又有上中下。亦自相矛盾矣。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分去聲。○鄭氏曰。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孔氏曰。今

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一蓋次國上士當大國中士中當其下小國上士當次國中士中當其下也○此章言侯國之臣又各因其國之大小班位次也其說姑依注疏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有音又閒音閑○九州并王畿而言言一州所可容者如此數也又言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則專言畿外所封而下文乃言天子畿內之制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朌音班○天子之縣內分國少於外州者留餘以供王御也朌分也○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凡九州

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去聲○總上文而算之以合于八百國之數○朱子曰只是諸儒做箇算法如此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法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處按九州之地有廣狹且三代或幷或分豈必皆方千里諸侯之國有減有封豈必盡符千八百國之數況國之大小田里多寡或山川形勢限之豈八十九十里便不可封國而定於百里七十里哉即百里之國其中田里亦有參差豈必盡可九萬萬畝大略觀之猶可泥焉則必無之理矣乃漢儒臆算之鄭氏又從而臆為之說皆牽强殊甚以為先王之制如此必不然也○此章統計天下封國之數

○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共音供○國外百里為郊內鄉遂之地方百里者四田用貢法什一而自賦斂之入則儲之以共給王朝百官府用文書之具汎用之需也御謂天子之服御方氏曰以其近者與人之欲其易給而不勞以其遠者奉己欲其勢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為御以其官為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共其官以為御為主耳惡按周禮以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非必取之于里之內千

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
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
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
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卒子忽反○州
伯州牧也天子之老天子之三公也二伯者如周召分陝
是也但二伯州牧經傳有微若曰正曰帥曰長之屬則豈
必如是然分擘。截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去聲○此據禹貢
爲言五百里甸服帥王畿規方千里也五百里侯服百里
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是采正接王畿之外者也五
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荒服三百里蠻二百
里流流又荒服之最遠者也故此舉采流以該綏要然兩
貢所謂采者王朝公卿之采邑在焉蓋虞夏之制天子公
卿采邑取之侯服而不於王畿之內故侯服之近者曰采
今前章既言天子之縣內眾建國爲公卿采地矣而此又
曰千里之外曰采亦失據也○此章言綜理天下之法。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九卿。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卿。合之爲九卿也。大夫元士。皆六卿之僚屬也。此言王朝建官之數也。○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鄭注獨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愚按。虞書九官十二牧。虞夏殆未聞所謂三公九卿者。三公九卿。周官制也。周禮六官三百六十。則又不止於官百也。彼此失據。所可見矣。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言侯國建官之數也。○馬氏曰。有上中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對卿而言也。士亦有中下。而獨言上士。對府史而言也。愚按。前章言上大夫卿。可知卿外別無上大夫。周禮若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是亦卿爲上大夫矣。前章言下當其上大夫者謬也。士有上中下。但未知中士下士果在二十七人之中。

抑在二十七數之外。若府史安足稱士。而馬氏以上士對府史言。則亦謬也。又按天子撫千里之國。當百侯之封以兼理天下。而官止於百二十人。侯國之封。不過畿內百分之一。理官已三十五人。何哉。且次國方七十里。封疆以當大國之半。而不足。小國五十里。僅當大國四之一。而設官之數皆同。大國豈無廢事。小國不已冗員乎。此亦必不然者也。○此章統言建官之數。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上監字平聲。下監字去聲。○監。監相而督察之也。每州三人。則二十四人也。○此因武王使三叔監殷而附會之云然。抑知武王封武庚於殷。又析殷畿內以封諸弟。凡在殷畿之內者。皆有監殷之責。康叔封衛。亦監殷也。後獨三叔畔。故後人獨言三監耳。監殷。非監於方伯之國。亦非每州三人也。又梓材篇云。王啓監。厥亂為民。則是方伯之國。卽謂之監。實以治民為職。他若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是皆可謂之監。非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也。凡此皆依託古經傳而失其真者也。○此章言控馭諸侯之事。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言畿內之公卿大夫。授田雖視諸侯。然受祿而已。不世其國。外諸侯之封。則子孫世守之

也。然周室周召之後。及二虢毛凡榮芮之屬。則皆世守國邑。不得概謂不嗣矣。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制。謂制諸侯命服之數也。天子之三公八命。益猶服鷩冕。加一命則九命而服衮冕。比於王者之後也。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其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九命之後。若猶有加恩。則賜予而已。人臣之爵。無過於九命者也。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州牧亦八命。加一命乃稱方伯。專征伐。亦比王者之後也。天子之三公八命。九卿六命。大夫四命。士三命以下。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侯伯七命。服鷩冕。自華蟲以下。此獨言次國。主伯言。以大國之君則有七命八命九命不同也。小國子男五命。服毳冕。自宗彝以下。方氏曰。大國之卿三命。下卿再命。則次國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三等國之大夫

皆一命也。愚按。周禮上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言大夫皆一命。亦非也。四命服毳冕。自粉米以下。三命再命服玄冕。玄衣黼裳。○此章言內外諸侯之不同。與其命服之數。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朝音潮。○材。謂才之可用者。論者。論其德行之實。與其才器之宜也。辨。審也。使之試以事也。書曰。明試以功。任事。能任其事也。爵之命以位也。定。當也。與士共之。與眾棄之。示公也。○孔氏曰。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焉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法。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正。示弗故生也。畜許六反。屏音丙。○屏。猶逐也。唯其所之。謂任其所往也。不及以政。不使與於賦役也。示弗故生。言示人以不欲使之生也。○此節之言。非先王法也。夫刑人於死。則殺之然

君子猶必輾轉反復以求其生也必其確無可生之道而後殺之況刑之未入於死者而可無以畜養之哉是故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各以其所宜畜而生之仁之至也若罪入於五刑而有可議者則以五流宥之是以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亦必有以使之得所安也若如此節所云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其不至於生亂也幾希矣況示弗故生尤非仁人之用心也哉○此章言爵人刑人之略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比必二反朝音潮○比年每年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其君自見於天子○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蓋四方分四年來朝此虞夏之制也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服世一見蓋酌道理遠近以爲疏數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

守音狩○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此亦非周制也周禮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蓋六年而諸侯一般同於王又六年而王乃巡狩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

此以下皆言巡守之事也歲二月當

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岱宗，東嶽泰山也。柴，燔柴以祭天，告至也。望，望祀山川，東方之山川所當祭者，不能徧至其地，皆於此望而祀之也。覲諸侯，東方諸侯畢至於東嶽之下，而天子見之也。

問百年者就見之。

就其家而見之，先諸侯，以尚齒之道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大音泰。賈，好惡皆去聲。辟音僻。○太師，樂官之長也。詩以言志，故陳其所采錄於民之歌謠而觀其民風之邪正也。市，司市之官，主市廛之政令者。賈，物賈之貴賤也。物各因民之所好惡而賈以低昂，故納物賈之貴賤而觀民之所好惡。惟土物變則厭心滅。若貴異物而賤用物，則是其志之淫而所好者辟也。此二者，驗風俗而考政治之大端也。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典禮，掌禮之官，大宗伯、太史、大樂正之屬也。時有分至之遲早，月有大小，日有甲乙，協而同之，所以敬天而授民時，以興庶事，一正朔而尊天子者也。先時而後及月日，由疏而及密也。律，十二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所以合天地陰陽之氣而作樂

起度量衡者黃鍾爲律之本其長九寸徑三分管容千二百黍九分黃鍾之長以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所以起度黃鍾之所容爲一籥二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所以起量二籥之重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所以起權衡也此止舉律言而度量衡可該矣同之所以一政治而禁姦邪杜欺偽也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咸池大卷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而禮樂之器如籩豆之具鐘磬之制亦皆考之制度即下之品制度數衣服冕弁冠裳之采章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化民成俗尊過之大務也凡此之類悉皆正之毋許其有不同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諸侯祭封內山川神祇則廣言之若分星五祀之屬皆是也事神主於敬故廢外神之祀曰不敬廢外祀故削地也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謂紊昭穆之序失祭祀之時也事先主於孝故不順者曰不孝絀猶貶也紊內祀故貶爵宗廟之祭人鮮或不舉故止曰不順者廢宗廟之祭則又甚不止於貶爵矣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變易

雖未至於輦。然已違天子之法矣。流者。執其君而放逐之也。輦。則盡舉時王之制而更改之。是背畔矣。誅。討所必加也。討者。聲其罪而誅戮之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應氏曰。律者。爵命之等也。加地而進之以示勸也。或曰。律當作祿。音之轉也。亦通。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自山川神祇以下至此。告因巡狩而行慶讓之典也。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四嶽之至。順四時之序也。假。格同。告至也。巡守畢而歸京師。則以特牛告至於祖禰之廟。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造七到反。○出。出而巡守也。類。宜。造。皆祭名。類。類於郊也。宜。順地宜也。造。至也。告也。將出而造乎禰。歸則假於祖禰。出告反面之義也。因上文歸假而言此。又言諸侯之將出而朝覲會同。則亦宜乎社。造乎禰也。天子

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朝音潮○天子有事而特會諸侯曰會若非有事而春秋朝覲之常禮則可通謂之朝即五年一朝是也刑法也諸侯各考其國之典禮正其所守之法則一心一德以崇事天子此所謂述職也○此章言巡守述職之事大抵放書大傳之文所據雖非周制然言皆醇正無疵者○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鼗音桃○柷鼗皆樂器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於始者鼗小鼓有柄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自擊所以節唱之中閒者將之執此以將命也○孔氏曰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愚按周禮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則自天子以至於士皆得有樂然諸侯用樂必待天子之賜則諸侯未賜樂者殆不得用樂抑或雖用樂而等有減殺歟大夫士之有樂蓋又待國君之賜也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天子賜之也賜弓矢命為牧伯也征奉王命以征討不庭也未賜弓矢則從方伯之命

而已。鈇莝斫刀也。鉞斧也。殺肆死刑也。未賜鈇鉞。則凡國有死罪者。歸之天子之司寇也。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圭瓚酌鬱鬯以灌地降神者。以圭爲柄。黃金爲酌。青金爲外。而朱其中。有舟承之。鬯。釀秬黍爲酒也。灌必用鬯。未賜圭瓚。未敢自爲鬯。則求鬯於天子。而天子與之鬯。以供祭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大音泰。頖音泮。○小學。童子之學。大學。成人之學。國外曰郊。百里之國。則國外十里爲郊也。朱子曰。辟雍。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諸侯鄉射之學曰頖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故曰頖宮。按教學有國之急務。豈必待天子之命而後爲。意曰。或未得天子之命。則雖有學宮而未敢備其制數。○孔氏曰。此小學大學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也。按此則此文學既據殷制。而其名又用周學之名。雖於理無妨。然考事亦失據矣。○此章言禮樂征伐之必出於天子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

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禡馬霸反。○出征。討不庭也。禡。馬上祭名。蓋祭始造軍法者。黃帝及蚩尤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且載遷主以行也。受成於學。定其謀而遂授師以成其法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馘古伯反。○釋奠。祭先聖先師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馘。戰時所斬獲者。割左耳以獻也。既執有罪反。則釋奠於學。而因以訊馘之多寡告也。○此章言天子征伐之事。○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為去聲。乾音干。○無事。無征伐出境凶喪之事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諸侯蓋亦然。此云歲三田者。指乾豆三者而言也。謂每歲以是三者而田也。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者。腊之以供祭祀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自左髀達於右髃。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學宮者取之。孔氏曰。先宗廟。次賓

客者尊神。敬賓之義也。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不敬謂懈怠。暴天物。害絕天所生之物也。田獵之禮。使驅逆者逐禽左行。而射者自左逐而射之。無四面合圍而取之者。掩羣襲其羣而掩取之也。此及下二節。皆言田之必以禮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殺。獲禽也。綏。旌屬。下。僵仆之也。仆其綏以示號於衆也。佐車。卽驅逆之車也。周禮。春火弊而獻禽。夏車弊而獻禽。秋羅弊而獻禽。冬徒弊而獻禽。皆取物之節也。佐車止。而後百姓田獵。皆尊卑貴賤之等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罻音尉。麛音迷。殀於表反。夭平聲。覆芳六反○獺似猫。食魚獸。以孟春祭魚。虞人。川衡澤虞也。澤。水所鍾也。梁。堰石堵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豺似犬。

以季秋祭獸田獵請民之田獵者非四時之蒐苗獮狩也月令仲春鷹化爲鳩則鳩化爲鷹蓋仲秋時列子云鷂之爲鸇鸇爲布穀布穀復爲鷂是一物隨時而變也尉羅所以取鳥者草木零落亦秋時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蓋專以伐木言此言入山林則兼以取草木積薪蒸言也昆蟲至冬而蟄然後火田未蟄則恐傷昆蟲也麛獸名夭禽獸之未成者此汎言取物之節皆不敢暴天之物之意也〇此章言田獵之禮〇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杪末小反〇冢宰掌邦治之官然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凡財用之事亦冢宰掌之而太府司會之官皆屬焉蓋必理財節用而後能取民有制同民好惡而無專利之害制治之財大者也歲杪歲終也酌地之大小與年之豐耗以剤酌次年之用使四分而常餘其一則三年可以餘一年之蓄矣然豐耗不常人必總三十年之通約此三十年之所入者若干留餘當得若干以制國用之出則豐耗可以裒益適平而三十年必有十年之蓄矣凡此皆量入以爲出之道也

祭用數之仂

仂音

勒○鄭氏以仂爲什一。愚按。仂當如歸奇於扐之扐。蓋畢一歲之入。四分餘一矣。而四分之外。猶有零餘。則以爲祭祀之費。如筮著者揲之以四。而四四之餘。則歸於扐也。周禮則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居喪不祭。方切於痛親之亡。而未忍行吉禮也。唯祭天地社稷。不敢以私親廢天下報本之大。然亦家宰攝行之。雲莊陳氏曰。未葬以前。常屬紼於輴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越紼而往也。喪三年而除。中閒禮事繁雜。故總計三年總用之數而用其仂也。愚按。周禮則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暴。急促苟且之意。浩。濫也。言經費有常。故年雖有豐凶。而祭可無奢儉也。○周禮荒政省禮殺哀。曾子問篇曰。凶年祀用下牲。則凶年之當儉祭明矣。雖曰經費有常。無憂匱乏。獨不曰奢儉視乎豐凶。爲事理之當然。而損喪祭之經。亦可用周貧乏乎。必曰不奢不儉。殆非然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蓄敕六反○冢宰制國用必三年使餘一年之蓄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可餘十年之蓄不然則國無餘蓄而日不足日急且國非其國矣菜色穀不足而食菜則色病也庶民之制用亦必使之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蓋易其田疇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民有餘蓄通三十年而制酌之使餘十年之食雖遇凶旱水溢而可無菜色矣足藏富於民也國計民生既皆無不足之患則天子食日舉以樂焉可矣按周禮王一日一舉以樂侑食大荒則不舉此言天子食日舉以樂蓋言可無凶年之憂然後日舉以樂非謂既有備矣遂當凶年而亦可日舉以樂也讀者不以辭害志可也○制用國冢宰之職然冢宰貳王上成君德下總百官內治邦畿外均四海於事何所不統而獨以制用盡冢宰之事亦言之狹而失其本矣○此章言冢宰之職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

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天子至於庶人三年之喪同而殯葬有遲速者尊者禮隆送死之具未可卒辦故緩其期且以侯同軌同盟之至也大夫士庶人雖貴賤有殊而禮數之隆殺相去有限親戚之遠近亦相若故同以三月之期可也春秋傳士踰月而葬是士只二月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音玄縣封之封音窆爲去聲○雲莊陳氏曰大夫士旣葬公政入於家庶人則終喪無二事○春秋葬敬嬴雨不克葬穀梁傳曰喪不以制也然則葬不爲雨止非只庶人爲然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喪以正死者之終故從死者祭以致生者之養故從生者○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支子不祭義見曲禮○此章因上章言喪祭而遂言其貴賤之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

於寢宗廟之制左昭右穆太祖居中天子之太祖若商之祖契周之祖稷也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大夫亦以始爲大夫者爲太祖也上士二廟一祖一禰一廟者中士下士之制也庶人無廟而薦於寢寢適室也但大夫世祿者得有三廟若非世祿者恐只從適士二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音藥○孔氏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次第也夏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周禮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亦曰禴祠烝嘗而禘則王者追享之大祭與此不合故鄭氏以爲此夏殷祭名然亦無明文可考是必言禮者之譌耳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祭五嶽視三公之禮祭四瀆視諸侯之禮數如其命數也四瀆河江淮濟也諸侯祭封內山川如魯祭泰山晉祭河是也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

者謂因先代所都之故墟而建國者。今其先代已無主祭之子孫。則因國者祭之。不忍其絕祀也。餘見曲禮。○魯因少皞而不祭少皞。衛因相土而不祭相土。蓋有主後則不祭之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犆特同○犆者。各祭於其廟。祫則合昭穆之主而祭於太祖之廟。此時祭而祫。非三年大祫之祫也。時祫惟及七廟。大祫則毀廟之主皆與。石梁王氏曰。犆礿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故不祫。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故皆可祫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雲莊陳氏曰。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時皆然。石梁王氏曰。諸侯入朝。爲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前章言五年一朝。則亦惟入朝之歲廢一時祭可矣。今概言廢一時之祭何哉。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一犆一祫者。今歲犆則明歲祫。又明歲而復犆也。天子有天下以備物。故夏祭可必祫。諸侯不能如天子之備物。故夏物未成。則一犆一祫。若秋冬則必祫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少去聲○太牢。牛羊豕。少牢。羊豕。諸侯社稷用

少牢。亦無可考。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必特殺。薦則唯其時物。不備禮也。庶人四時之薦。亦唯其時物而已。○大夫宜無無田者。而與士同曰無田則薦。是亦未詳其說。趙氏以爲圭田。則大夫雖無圭田。未應不祭。或者以失位故無田。則亦不祭云耳。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如繭如栗。用犢貴誠也。握手可一握。亦於祭天地也。角尺則取其肥大而已。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因祭之用牲而類言此。珍八珍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珍。熬珍。肝膋是也。無故不食。老疾賓祭乃食之也。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庶羞。常饌也。不踰牲。如牲用羊。則不以牛肉爲庶羞也。雲莊陳氏曰。此三者。皆言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此節舊在

庶人耆老不徒食之下，云莊以爲當移在此今從之○周禮四命受器則天子之大夫及上公之孤卿始得以備祭器或大國之卿亦得自爲祭器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亦先神而後己也○此章專言祭禮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藉子夜反○古者自漢而指殷周言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家私百畝其中爲公田也藉而不稅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取其私田之稅也殷助周徹皆然

市廛而不稅

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也

關譏而不征

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其往來行旅之稅○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及皮角筋骨是市有征也司關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是關有征也但市布取物稅則不取地稅取地稅則不取物稅貨亦廛而不稅耳關稅則唯取之商賈而不及行旅之眾抑司關聯門市則征於市者不復征於關征於關者不復征於市也要之農民粟米有征布縷有征力役有征百工執技事上商賈豈得盡無所征而逐末者反得以逃上但凶札則亦無征耳作此篇者多本孟子而未睹周禮而後世或反執此篇以詆周禮謬也孟子每言去關市之征者以戰國之民力疲敝而當時猶重征不已故并言

去之。猶凶札無征之意云爾。非周禮之征然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以時入。擀所發

發之也。不禁者。與民同之。而不專其利也。夫。圭田。無征。夫如字。○夫。餘夫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

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年十六。別受

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朱子曰。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周官制度曰。圭田自卿至士皆五

十畝。仇滄柱曰。餘夫取之私田而四分之。圭田取之公田而十二分之。或曰。餘夫圭田皆取之阡陌之外之餘地也。二

說未詳孰是。此二者。使給口食奉祭祀而已。故皆無征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雲莊陳氏

曰。凡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軍旅之事。則不拘此制也。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粥音育。○雲莊陳氏曰。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

不得而請求。己亦不得以私與。故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訟焉。○此章略言取民之制。惟正之供也。○司空

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度地

之度待洛反沮將慮反○司空掌邦土之官載守也度尺步方田計里之法度也度地量度地之廣狹險易形勢方面以制都邑城郭朝市廬井之宜而辨其區域疆理其井田所以居四民也沮下地水所止也小曰沮大曰澤度山川沮澤而辨其燥溼高下以施其樹藝之宜候其四時而觀其氣候遲早以教民耕斂之候所以時地利也蓋高地秋氣常在卑地春氣常在故氣候有早晚不同須候而知之又酌量地之遠近以興工事而任力役之征居遠者役減居近者役稍重也蓋營繕徒役之事司空與司徒聯職而百工掌於司空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食壯之食音嗣○承興事任力而言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至六十五皆征之然任事則以老者為程寬其力也授食則以壯者為度厚其食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異齊之齊去聲和去聲○以下皆承度地居民而言材材質也天時有寒暑地勢有

燥溼。如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東則多風。西則多陰。高土則燥。下土則溼也。廣谷。居山也。大川。近水也。異制。如舟車之用。城郭室廬之便。樹藝畜牧之宜。異俗。如南習舟楫。北習車馬。江湖魚稻。徐豫羊麥之類。人性有剛柔輕重遲速。亦因風氣所囿而殊。而食味服用各因以異。非可強者。故異民居者。推其材質以定其居。因其天地自然之質。隨其民俗方土之宜。以脩其教。令齊其政治。如中國戎夷五方之周禮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是也。

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此所謂性。即上文所謂材。非天命之性也。此節以起下文。而申上文不易俗不易宜之意。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衣去聲○東夷居海濱。故斷身為龍蛇之文以避水害。雕題刻其額而以丹青湼之也。東南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氣寒。多畜牧而鮮五穀。故多衣皮。而有不粒食者。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

器。各安其俗，適其宜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狄音逖。鞮音低。譯音繹。○寄，託也，託之以通彼此也。象，倣也，倣其風俗語言而通之也。狄，遠也。鞮，西戎皮屨。狄鞮者，遠致其風俗所宜也。譯，傳也，辨其語音而轉致之也。四者，周體通謂之象胥，今人通謂之傳事郎，譯也。言語不通，故以四者通其志；嗜欲不同，故以四者通其欲。蓋不易其俗，不易其宜者，因其異而異之也；達其志，通其欲者，統其異而同之也。因其異而異之，所以使之各安其居而遂其性也；統其異而同之，所以脩其教而齊其政，以尊於天子也。蓋王者天下一家，故司空之職，不惟奠中國之民居，各適其俗宜，而又有以通於遠人。若禹作司空，而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量去聲。度待洛反。參七南反。○此專以中國言。度地居民之制也。民之眾寡，因乎地之廣狹；邑之大小，因乎民之眾寡。故地方一里，則可居八夫矣；地有四井，則可成一邑矣。凡地之險易廣狹，必有山水阴

之以成區域故十里爲成成而一成不能正八百夫故甸而出車一乘推而國中鄉遂野外都鄙皆必稱乎地以立邑居民衍地狹而民衆則民有無業者地廣而民寡則土曠民衆而邑小則不可容民寡而邑大則無以實之地邑民居三者必其相稱此居民盡地之成法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樂音洛○地邑民居相得而以制民之產則可無曠土游民矣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食節事時而民咸安其居矣上盡心於民斯民亦樂事勸功而尊君親上矣既富而教可加故下章遂言教官之職○此章言司空之職今周禮冬官爲亡其詳不可考然此章所言大要爲得其意章內所言脩教齊政者謂井田樹畜之政及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之教也下章司徒之政教則禮樂法制之詳詩書備雅之脩所以化民成俗而升治道於大猷躋一世於大同之域者也司空所職皆養民安民之政然教即寓於安養之中故民之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恆必由之而司徒之教則又以引養引恬於無窮也但此章所職掌周禮則多見於司徒其官聯之相及歟抑亦記者之未得其詳歟。

○司徒脩六禮以

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掌邦教之官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性兼氣質言教節脩道之教而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之正理也八政皆利用厚生之事淫者形氣之流而為欲也道即率性之道也禮有節文之辭為人所當踐履者故言脩教則指示之以使民知所當然也故言明民之德性本無不善而氣質則有不同修禮以節之則民行有所範圍而可無過不及之差明教以導之則民心知所向方而可以日與於中庸之德然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苟無以防其形氣之私則禮教亦終無由而治故必齊八政以防淫焉凡此皆所以一道德而同民俗也蓋禮為天秩教為天敘皆人性之所同得以為德者因民所同得者以治民故道德一而風俗同而異端邪慝不足以紛之矣養老恤孤又為上者之惇庸自我而崇德絀惡又天命天討之所為勸懲要皆所以為一道德之輔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

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朝音潮帥入聲與去聲○鄉天子之六鄉也。簡不率教如黨正歲時涖校比州長糾過惡之類。遂書之而以時告於司徒也。耆老鄉致仕之卿大夫與民之有德者。序鄉學名。元日吉日也。射鄉射禮以觀德周禮以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虞書曰侯以明之上功謂多中與之習射以觀之志正體直比禮比樂而能多中不率教者必不能也鄉鄉飲酒禮上齒以齒爲序與之習鄉以教之使知禮教之當率也凡行鄉射禮必先行鄉飲酒禮此先言射者主於明不率教耳俊士俊秀之士帥國之俊士與執事欲其觀感而知變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此及下二節皆承簡不肖言之

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蠻莊陳氏曰左右對移以易其藏脩息游之所新其師友講習之方庶幾其變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屏音丙國外百里爲郊郊內六鄉郊外六遂以漸而遠之猶以禮教之及其終不變也然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仁厚之至而纖

惡之殿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選去聲○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如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婣及行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比校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以興賢能而獻之于王是也而凡所興之賢士則司徒又掌之以時選用蓋凡鄉遂官師之職則司徒得於選士擇而用之其選士之尤拔萃者司徒又選而升之國學謂之俊士者猶周書所謂三俊蓋可備以待三事之用者也此節言上賢之事也○論秀士升於司徒亦行鄉射禮此不言者省文也蓋州黨族閭則其賢不肖之書而同上之鄉大夫鄉大夫大比興賢能則因以備不肖既獻賢能之書則退而行鄉射之禮或升之司徒或移其不變同此元日非作二次舉行也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雲莊陳氏曰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及升國學則又并免司徒之役矣造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此章言司徒所掌鄉學之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樂正。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教國子者。而司徒所升之俊士亦與焉也。國學掌於樂正者。德成於樂。故虞書亦以典樂之官教胄子也。四術。謂詩書禮樂。四教。立四時之教法也。術。入德之方也。詩以感發志意。書以考論政事。禮所以治躬。樂所以治心。博之詩書以格物致知。約之禮樂以誠意正心。是即所謂大學之道也。必曰順先王詩書禮樂者。要本於先王之道。而不雜於無稽之言。與夫淫樂慝禮。所以止於至善也。分時以習者。欲其專而有得也。雲莊陳氏曰。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習此。蓋此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凡入學以齒。大子之大音泰。適音嫡。○羣后。有土之君也。學無貴賤。雖太子亦齒讓。教孝弟也。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

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棘如字○出學蓋九年大成之期也小樂正蓋即周禮樂師也大胥掌學士之籍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蓋亦以時書國子不率之實而於將出學告之也入學視學蓋亦行養老及射禮以教之也鄉遂四不變之而後屏國子二不變而遂屏者鄉以三年大比學以九年爲期優世世家也四比則十有二年二九則十有八年矣然此亦言其概耳其有反道敗德之甚者則屏之應不待此年數也雲莊陳氏曰棘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寄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疏賤者異故雖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然猶爲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蓋親親而有望焉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亦以九年之期升之也其有未能成德而亦無大不肖者則蓋仍留之成均也○此章言司樂所掌成均之教○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司馬掌邦政之

官然進賢興功亦司馬之職而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亦隸屬於司馬焉官之使之從政也餘見前篇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此司馬之有簡不肖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發發師旅之役也古者文武一道寓兵於農故鄉遂之民士統於司徒而有事則致其眾於司馬以常則禮教農柔以變則干戈槊侮周禮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作田役大司馬之五兩卒旅師軍即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故將有發則先咨於司徒使教士以車甲焉非必至是而始教也臨事而益致其慎耳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贏力果反○因上文教車甲而言凡射御之技藝惟論其力將以禦侮於四方出其股肱而決勝負耳見有不同於禮樂之教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又因射御而推言之不貳事藝以專而精

也不移官器使之也不與士齒卑之也鄉黨則必尚齒故必出鄉乃不與士齒也射御本士之藝然德成而上則有以相通藝成而下則雖精技耳所以有貴賤之殊也仕於家者大夫之家臣也○此章言司馬官人之事亦以終前二章造士之意○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司寇掌邦禁之官正刑正其五刑之屬有定律也明辟明其用刑之法權輕重也獄罪訟爭也刺識察也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所以必聚其實也旨意指也簡覈實也呂刑曰五辭簡孚附者其情罪不能正以律合而以例附之若今之以某準某之類也言司寇以正刑明法而聽獄斷訟猶必訊之於衆而後斷刑不敢以私意斷也若其有意旨而無簡孚之情則不聽之矣其有疑而不能不附於罪者則從其輕有疑而當赦宥之者則從其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罰之至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制斷也論當作倫郵尤通過責也麗附也合也凡制五刑必體天理之當然而無私使罪罰與情事相附而允當乃所謂明允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

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比必二反○聽五刑之訟。所以制五刑也。

原父子之親。權之以恩。若親屬相爲容隱是也。立君臣之義。權之以分。若奴僕犯主罪加一等是也。以恩合者莫大於父子。以義合者莫嚴於君臣。故以言之。此所謂卽天倫也。有犯雖輕而出於故者。有犯雖重而情可原者。是當以意論而別之。有事雖淺而其意深者。有事雖深而其意不至是者。是當慎以測而知之。悉聰明以燭其理。致忠愛以盡其情。所以使郵罰麗於事也。汜廣也。倫有未協。事有未麗。則疑獄也。當汜詢之於眾焉。以眾之聽明爲聽明也。眾皆以爲疑。則赦之而已。比附也。成成獄辭也。或比於大。或比於小。皆必察其允當而後成之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遂士之官。凡獄訟之辭，葢鄉士遂士先聽之，而以成告於正也。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也。棘木之下，天子之外朝，卿位也。三又者，反復審慎之意。此葢刑獄之大者。若庶獄之小者，則士師自專斷之。

凡作刑罰，輕無赦。馬氏曰：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惟其當刑必刑，輕且不赦，而況於重者乎？故君子不容不盡心焉。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孔氏曰：侀，形體也。馬氏曰：刑之所以為刑者，猶人之有侀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以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者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雲莊陳氏曰：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惑於人，皆足以亂政，故在所當殺。愚按：自章首至上節，皆言君子制刑之盡心，仁也。此以下，又言刑有必不容赦者，義也。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

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姦律之聲。奇袤之服。奇巧之技。奇巧之器。皆悦人心目而亂先王之禮樂制度者也。僞。無實。非。背理也。澤。滑澤。善文飾也。行僞而堅。則亂德。言僞而辨。則亂信。學非而博。則亂道。順非而澤。則亂義。假。借也。託也。託於鬼神時日卜筮。以言禍福吉凶休咎。而使人爭聽之。此四者皆邪說誣行。惑世誣民。敗常亂俗之大者。不待其才智又有以濟之。苟待聽而誅。則恐適滋亂之惑。故不待而必誅之。○後世之法網。疑於密矣。然胥吏之析言破律。不可勝詰也。淫巧異服。日作於天下也。西戎之奇技奇器。日交於中國。而中國且羣效之矣。至若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則佛老蓋兼之。而又託於鬼神。以誘人於禍利時日卜筮之術。亂先王喪祭之禮者。且偏天下也。不惟不誅。且從而尊禮之。是網漏吞舟。而無知之赤子是刑是罰也。可悲也夫。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凡設禁所以齊衆。故犯禁者雖小過在所不赦。若可赦。亦可犯矣。上文言罪之大者不可赦。此以下又言小過亦有不可赦者也。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

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粥音育下同○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璋。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內青金外是也。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中去聲○用器之度。如勺容一升。豆容四升之類。車之度。如廣六尺六寸。深四尺之類。布帛升之縷有數。如朝服布十五升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姦色亂正色。如紫之亂朱。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法。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儉。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不中伐。未成材也。不中殺如不成禽及魚不盈尺之類。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仁。○此即司市僞飾之禁。各十有二也。司徒之齊八政以防淫。正此之類。但犯禁而麗

於刑則歸之士師故其文詳於此也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周禮司關聯門市掌其治禁劉氏曰凡上文所禁雖有司刑司市以治之然不有以譏察之則犯者重而獲者寡矣故司關執禁以譏察之見異服則禁之聞異言則識之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以上所禁雖若市井細務而實王者察民過之大端八欲之流好惡之僻法度之壞必自市井始此十四條者有一不禁必無以納民軌物而足用阜財乃古之所禁者後世且爭尚之姦商黠賈以之取利而莫或問焉噫若之何民不窮且盜賊○此章言司寇之職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惡去聲齊側皆反下同○太史宗伯之屬官掌六典法則以貳六官者典禮典歷代禮儀之籍也執簡記國有禮事則預以簡記所當行之禮節也諱廟諱惡如忌日疾日之類亦記而奉之齊戒敬也諫教詔也太史教詔於天子則天子必敬以受之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會古外反○司會冢宰之屬官亦掌六典法則之副而王財用會計參互要成者歲之成一歲之計要也質於天子上之天子以就考正也制用實冢宰

之職。故司會獻之天子。而其成則冢宰受之。猶鄉大夫獻
賢能之書於王。而秀士實升之司徒。如今之該部知道而
已。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樂正。宗伯屬官。司市。司徒屬官。以
其成從質於天子。劉氏謂三官各
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於天
子也。然此必非周制。不敢强解。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
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
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勞去聲。○百官位
卑。不得自達於天
子。故但質於三官。而三官以達之司徒司馬司空。以爲之
質於天子。天子平報焉。而百官敬受其報與其教令也。於
是養老息民。以成歲功。而冢宰復制之酌今歲之入。以制來
歲之用矣。○此章言百工歲終要會之事。亦以總束冢宰
制用以下九章之要。然其所言不合周
制。於夏殷又無所考。不必强爲之說也。○凡養老。有虞氏
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食音

嗣○雲莊陳氏曰養老之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則養其祖父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凡行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學亦養老七也燕禮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牲用狗其禮亦有二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也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其禮亦有四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使來三也饗宿衛及孤子耆老四也食禮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以飯爲主其禮亦有二如大行人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之類曰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則曰燕食饗食之正行之於廟燕示慈惠行之於寢也周人尚文兼用三代之禮春燕夏饗秋冬則食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鄉鄉學國國中小學學大學也

達於諸侯與諸侯通禮也凡君命再拜而受跪拜興跪拜興年八十及瞽者則惟一跪而手再至地爲再拜優老者

矜不成人也九十則不必親拜而使人拜受上文皆言養老之禮此下則汎言敬老尙齒之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音張○異粻殊異其糧之精粗也宿肉常備肉以待食也貳膳膳羞有副貳也常珍常食有珍味也九十則寢處之所常置飲食於皮閣且於膳飲從於常遊之所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預爲送死之具防倉卒也歲制需一歲而成者備材木爲棺也時制需三月而成者月制需一月而可辨者皆衣物之具也日脩日爲脩理之防敝壞也絞紟衾冒皆歛具絞所以束紟單被衾夾被冒質殺也上曰質下曰殺所以韜尸此四者皆易辨故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

從朝音潮從去聲○就其室致敬也以珍從致養也孟子言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祭義言八十君問則就之所言皆稍異要皆養老尙齒之意不必盡合也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雲莊陳氏曰不俟朝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而問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去聲齊側皆反○從從其事也力政力役之政也與者與其列而已服戎服兵事也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至八十則雖齊喪之事亦不得而及之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衰七雷反○爵命爲大夫也六十指使雖有不逮不強之以身學也衰麻爲喪居喪唯衰麻在身而已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養老必於學，教民孝也。雲莊陳氏曰：國老，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祖父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上庠，大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孔氏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以虞庠爲鄉學。按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記曰：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所言不同，蓋亦難爲詳考矣。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皇、收、冔，皆祭服之冠。其制則無可考矣。周冕有五，其服則皆玄衣纁裳，赤韍赤舄。祭服舉冠以該衣也。深衣，白布衣而黑緣，其冠不可考。燕衣，天子之燕服，卽諸侯朝服。夏尚黑，蓋玄衣緇冠，玄裳黝韠黑舄也。縞衣，白布衣，蓋如周之皮弁服，亦白裳白韠白舄也。玄衣，卽夏之燕衣，但周制玄冠緇衣而素裳白韠白舄。凡養老之服，舉衣以該冠也。

凡三王養老，

皆引年。引伸也猶援例也民之老者君不能徧養之於學故比月援例校其年齒而恩賜之也總結上文○此章專言養老○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齊音咨衰七雷反期音基○因養老而推之以優其家又推之以恤廢疾衰有喪矜遐從恤孤獨也從政謂公家力役之政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愿謂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民有不便於居或別有他故而欲徙居者自所不禁而哀矜有加焉三月不從政豫休其力以使之不勞於徙也期不從政矜其室家之未安定也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少去聲矜音鰥○天民謂天所生之民也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於金反跛彼我反躃婢亦反斷動亂反食音嗣○瘖。啞也。跛。一足廢者。躃。兩足俱廢。斷者。肢節脫絕。侏儒。短人也。凡此皆廢疾者。而不無技藝之可習。則使之習百工之藝。而官府各以其所能餼之。逮不足之仁也。○此章廣言恤下之政。合上章所言。亦以伸司徒養耆老恤孤獨之意。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雲莊陳氏曰。男婦同出一塗。則男子常由婦人之右。婦人常由男人之左。以遠別也。愚按。車從中央。車不可邊行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父兄之齒。謂年與父兄等也。鴈行。如鴈之羣飛相次而斜卻也。

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任平聲并去聲○任。擔也。丹崖陳氏曰。任以肩背。提挈以手。并。謂少者獨任之。分。謂少者分任之。不提挈。謂少者代之。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丹崖陳氏曰。君子。謂士也。徒。空也。不徒行。則有車。不徒食。則有肉。○此章言禮讓之達於道路。見王道之成也。自篇首至此。皆王制之本經也。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

畝。古者步百爲畝。畝廣一步。長百步。方百步。則百畝矣。三百步爲里。故四方皆一里。則爲田九百畝。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此周制也。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方十里。一成也。方百里。一同也。方千里。一圻也。十萬曰億。九萬億畝。當作九千億畝。○此亦作个算法耳。妄能方百里千里而盡可爲田也。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恒山。在幽幷北境南河。謂冀豫之間。衡山。荊之南境。南止於衡山者。三代時嶺南百粵未啓也。東河。冀兖之間。東海。青徐之東。西河。雍冀之間。流沙。雍之

西邊。江則貫梁荊揚三州。近謂不及。遙謂有餘。不盡言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也。此舉中國之地。而經緯記之。以起下文也。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斷音短分去聲去上聲○長謂遙者短謂近者。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言八十萬億畝而又零一萬億畝也。雲莊陳氏曰。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傳文誤算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者。謂周。今。傳者自謂漢時也。孔氏曰。八寸爲尺。雲莊陳氏曰。當云古者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十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有奇。與此不相應。里

亦放此。恩按此節傳疏算法皆謬。唯陳氏爲合。然謂以八寸爲尺。恐亦未然。且尺步可有長短。畝法可有大小。而道里則不應有長短。若如此說。則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矣。未必然也。謂之東田者。華谷嚴氏曰。順地勢及水之所趨。如詩云南東其畝也。○此傳一章。釋首章分田制祿之法。○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謂一州之地也。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方七十里者爲方十里者四十九。故封方七十里者六十。則合計之爲方百里者二十九。又方十里者四十也。此言七十里之國六十也。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以方百里者七十除去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則所餘如此。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二十五。故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則合計之爲方百里者三十也。此言五十里之國百二十也。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

十。以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除去方百里者三十。則所餘如此。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閒音閑。○此即所餘之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又言閒田之用如此。此以上。畿外八州之制。○一州之內。名山大澤。何啻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而更有附庸閒田安在。又如首章陳注。公侯田方百里。皆實以田計。不以地計。則是大國百里當實計田九十億畝。而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皆不在方百里之數內。如此。則州方千里。總計去山澤都邑之類三分之一。可田者只五萬四千餘畝。以封二百一十國且不足矣。又何有名山大澤附庸閒田哉。陳氏殆亦忽而未察也。若如傳文。則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只在方百里之內。則大國之田實止六十億畝矣。國之田止二十九億有一萬畝。小國之田止十五億畝。所入幾何。亦難爲國矣。此皆其不可通者也。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言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

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言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以方百里者九十一。除去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則所餘如此。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以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除去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則所餘如此。所以爲祿士爲閒田者也。○此傳之二章。釋經次章封建之法。○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食音嗣下同○蔡虛齋曰。此以百畝畝食九人起數推之。孫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田三千二百畝。大夫田八百畝。上士田四百畝。中士田二百畝。下士田百畝。倍道傳曰。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通賦田五萬一

千九百畝。愚按。祿皆食於公田。公田百畝中去二十畝為八家廬舍。則實止八十畝。況人力不齊。安能盡以九人起數。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二千四百畝。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卿田一千六百畝。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雲莊陳氏曰。降於天子所命也。○此傳之三章。釋經首章祿足代耕及大國三卿章制祿之差。○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祿食二百八十八人。爵則七命也。但以七命而食三命之祿。亦不可通。○此傳之四章。釋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章之制。○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為去聲朝音潮○雲莊陳氏曰。謂之湯沐者。言入至畿內。館暫止於此。齊潔而往也。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惟方伯有之。

其餘否○此傳之五章言諸侯之朝天子有特賜者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畿外諸侯世國所謂嗣也畿內大夫或有世祿而不世爵祿以祀其先人爵必以其人之功德也畿外諸侯薨世子嗣位未終喪未見天子則禮數視天子之元士以撫其國既終喪則以士服入見天子而天子命之爵也諸侯之大夫則不世世爵祿然春秋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孟子曰世祿滕固行之則諸侯之大夫有功德於國者亦得世祿○此傳之六章釋天子之縣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冠去聲○鄉鄉飲酒也相見士相見也禮經有五曰吉凶軍嘉賓冠昏鄉相見皆嘉禮喪凶禮祭吉禮獨言此六者以其切於民用也今儀禮十七篇惟士禮僅存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兄弟以同氣者言長幼則汎以齒言朋友以定交者言賓客則汎以交際言也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事爲謂動作云爲若士農工商之職是也

異別如上下男女有尊卑內外之分是也飲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爲有常職異別有定分此四者政之經也度丈尺量斗斛數品秩多寡之數制田宅樹畜之制度不使有長短量不使有大小數不使有僭踰制不使有畔越此四者政之緯也○此傳之七章釋司徒章六禮七教八政之目○雲莊陳氏曰此篇之先儒謂其每舉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祖緯書豈可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微矣然止據大綱而言興學以上脩六禮以下其坦明者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月令第六

呂不韋聚羣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政令則雜舉三代及秦法禮家記事者鈔合爲此篇草廬吳氏曰王制月令明堂位三篇皆馬融所附入戴記者○分十二月及中央土爲十三章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營室二星亥中娵訾之次也參七星爲白虎三爲身兩爲肩兩爲足尾九星句曲爲龍尾定四時者必首推日之躔度

以定交節。建寅之月。則日在娵訾。娵訾營室之度也。日之所在。其星不可見。故四分天度。而驗之朝昏之中星。建寅之月。昏而參中。旦而尾中。則日之在營室也審矣。於是則時爲孟春。而參可行孟春之令也。凡中星皆舉大略而言。蓋節氣有早晚。星體有明暗。宿度有闊狹。不能正合也。中星俱見於南方之中。後十二月倣此。

其日甲乙。十干循行十二支。循行不已。非春月專數甲乙也。而言此者。其以其屬木耳。抑或春月用事。則以甲乙爲善歟。後倣此。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句音鉤。○太皞。伏羲氏。始合男女肇書契。故後世以爲木德之君。句芒。古木正之官。少皞氏之子重也。謂之句芒者。言草木之句曲而萌達也。此蓋以迎春東郊而祀木帝。以句芒配也。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鱗蟲。魚類。生於水而恆動。屬水之蟲也。角音奮發。木之聲也。太簇。寅律。長八寸。中。猶應也。造律之法。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於密室依方位埋管土中。端平土上。中實以葭灰。上覆以輕縠。以候地中之氣。地氣之升。自下而上。故應律自長而短。氣之所應。則其管灰飛而縠動。寅月則律應太簇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木曲直。

曲直作酸。臭。氣之通於鼻者。羶。木臭也。戶。自室而出通於堂者。象陽氣之自內而出。故春祀之。脾。土臟。祭先脾者。蓋木克土之義。周之人則四時皆祭肺。此秦儒所著。非周制也。蔡伯喈曰。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蓋先殺牲血祭於戶西。而後迎尸以祭於奧也。○凡其蟲其音之類本無他意義。皆惟其屬木耳。但由周禮食醫春多酸之意推之。亦或謂庶羞供魚。調音多角也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上時掌反。○候孟春之氣於物類也。蟄蟲。蟲之冬伏者。振。動也。動於地下也。魚上冰。上而負冰也。獺祭魚。得魚而陳之左右拜舞而不食也。鴻鴈來。自南而北來歸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

鄭氏曰。太寢東堂北偏也。孔氏曰。明堂也。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元堂太廟。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

郎元堂右个。青陽右个。郎明堂左个。明堂右个郎總章左个。總章右个郎元堂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數。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紱按考工記明堂五室。蓋人郎太室及四方太廟也。个爲五室之旁室。故不數耳。而匠人營國九里。及下內外九室。皆與明堂連文。則明堂用井田之制明也。但賈疏宗廟王寢明堂同制。而明堂在南郊以祀方明朝諸侯之所。則非天子所常居。此當以太寢爲是。又天子隨時異居。想亦秦儒設箇如此制度耳。古制未必然也。

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載音戴。衣青之衣去聲。○鸞路有鸞鈴之車。四時皆鸞。舉春見例。春宜青路。不言青者。又四時可互見也。四時各有所食。未詳其義。器疏以達。雕疏而通達。象春氣之出也。三代天子車服各有定制。又周禮春行羔豚膳膏薌。此篇四時服食。亦秦儒所擬設耳。非古制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先去聲。齊側皆反。帥音率。還音旋。朝音潮。相當皆去聲。○立春不正在寅月。然必於寅月言之。齊以致敬也。迎春東郊。祀太皞句芒也。慶。賞也。命相以下。法天地生育之德也。遂行。毋稽留也。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貸音忒。○太史典禮而司時日正朔。馮相保章皆其僚屬。故使守邦之六典。奉八法八則。又察天日月五星之行度。次舍。宿。止也。離。麗也。貸。差也。經者。所行之常度。紀者。度數之遲速。行道之出入也。初。舊法也。凡日月五星之行。其所止麗。毋有差忒而失其經紀。皆當守其舊法。此敬天授時以興民事之首務。故孟春而首以之戒令太史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推吐雷反。勞去聲。○元日，上辛也。爲民祈穀於上帝，配以后稷。督之郊卽此祭也。元辰，吉日也。措，置也。參，參乘也。保介，農官之副，主助耕藉田者。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者。天子將耕藉田，則使保介參乘，而置耒耜於保介及御者之閒也。天子藉田于畝，以供祭祀之粢盛者。天子既祈穀，則擇吉日以耕藉田，而公卿大夫皆助之。句師之徒衆乃助以終畝也。執爵於太寢，燕禮也。御，侍燕也。勞酒者，言此燕所以勞耕藉之勤也。孟春之月，耕事未興，而天子耕藉者，所以先民亟農事也。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上時掌反。術音遂。相去聲。道音導。○布，敷治也。將耕之候，故命臣工布治農事也。田，田官，如司稼、田畯之屬。舍，止居也。郊野，農務之所在。曰東郊者，以春言耳。

封疆。井田之大界。十里有封而樹之。疆田畔也。徑田閒道術遂。同田閒水道也。周禮遂人職。夫閒有遂。遂上有徑。井田之小界也。封疆則脩之。徑遂則審而正之。毋使豪强得以兼幷也。相。視也。視地勢水勢所宜與種植所宜者以教道民。皆必田官親飭之。此所謂布農事也。直。猶繩也。田事既飭。則立爲定法。以使之知所從事。蓋自是而東作興矣。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此與學之事。先農事而後及此。先後之序也。農事本也。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興學而後及此。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孕字之時。故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天上聲。骼音格。胔音漬○木以春生。孩稚也。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者。麛。獸子。此皆毋得伐殺之。順時生育也。毋聚大衆。建城郭。以非時妨民事也。骼。死骨。胔。骨有肉者。掩之埋之。皆順時之仁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

人之紀。稱舉也。有兵戎起。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兵戎不起。而稱兵自我始。則傷天地之仁。而有天殃矣。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夏令。如方春而斷薄刑決小罪之類。雨水不時。不以時降也。以行令過蚤。故草木蚤落。恐。謂有火訛。蓋皆夏之氣也。言行令失時。則咎徵應之如此。○行令失宜。而診一氣一應之理也。然此亦略爲分類。以戒人君。使自循省耳。必一一繫而求之。則亦讖緯之學而已。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秋令。如用兵致刑之類。爾雅扶搖謂之猋。謂回風也。此以秋氣所乘。而生氣因之逆亂也。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行冬令。如閉藏講武之類。摯。厚也。春日而雪霜太厚。則物之先種者。不得收成矣。此皆冬水之氣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春。建卯之月也。奎。十六星。如串珠。戌宮降婁之次也。弧。矢十星。在井宿之南。形如弓矢。建。六星。斜曲在南斗之南。以井斗度闊。故舉此三星爲定昏旦之中星焉。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

芒。以太皞及句芒實王春令。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其祀戶者。亦謂戶實主春氣耳。非月月祭之也。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候仲春之氣於物類也。倉庚。鸝也。春分始鳴。鳩。布穀也。摯鳥感和淑之氣而變形也。凡日化爲者。反覆相化。歸其舊形。如鷹化爲鳩。鳩又化爲鷹也。直日爲者。則變而不復本形。如雉入大水爲蜃是也。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太廟。當太室東。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少去聲。〇安謂長養而勿傷也。存。察而撫之也。加意於少者。所以養少陽之氣。擇元日。命民社。召誥以戊日社。郊特牲云用甲日。元日。或上甲或上戊也。民得成聚置社。田功將興。故命民祭社。此民間春祈。非王者之大社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省悉井反。囹音零。圄音語。去起呂反。掠音亮。〇囹圄。

叅獄名。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皆所以拘械罪人者。肆陳尸也。掠捶擊也。止獄訟。論民使息爭也。皆所以順生育之氣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禖音梅帥入聲○玄鳥燕也。以仲春至。感和氣也。巢於人之堂宇而乳子。故以其至之時而爲求子之祭也。用太牢。異於特牲也。高禖。禖先禖之神。始合男女者。即伏羲也。高尊之之辭。變媒言禖。神之也。高禖於郊。故亦曰郊禖。婦人無外祀。惟高禖則后及九嬪皆御。侍其祀。爲求子也。天子所御。謂先是夕御宿於天子者。禮之。蓋酌酒獻之。韣弓衣。弓矢男子之事。故授之以爲生子之祥也。是月也。日夜分。晝夜均也。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雷者地中之陽氣。卯月陽氣達於地上。故雷因之而出地有聲。電雷光也。雷發聲而蟄蟲因以感出於穴也。雷發聲在日夜分前。驚蟄之節。此亦略舉其槪耳。先雷三日。以節氣言。當在此月之初。驚蟄前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

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容止容儀行止也不戒容止謂淫瀆褻慢也不備言形體有虧也令民以謹天戒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同度量不使人得有長短大小也鈞平之也衡稱桿也百二十斤曰石角比較也甬斛也權稱錘也概執以平量者因日夜之分而一其度量權衡所以法天地均平之氣也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少舍謂耕事少隙也木曰闔竹曰扇謂寢門之門扉也春秋脩其祖廟此力役之小者大事謂創造力役之大者大有興作則妨農事矣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漉音鹿○漉亦竭也竭川澤陂池則傷魚蟲焚山林則傷昆蟲草木故禁之又仲春脩火禁也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音獻○鮮羔祭司寒之神也丑月藏冰於陵陰卯月則祭司寒而開之亦謂燮陰陽之一端也先薦寢廟猶薦新之意自是而天時漸暑則以之供饌奉喪祭賓客而冰乃徧及於人矣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用丁者，內事以柔日。又丁火文明之義也。釋菜者，以將習舞而釋奠於先師也。天子親視學，重其禮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仲丁，中旬丁日也。習舞者惟習舞列，習樂則徧及聲容也。教舞教樂，有樂師、大胥、小胥之事。樂正不常親教，但以時入學而將視之耳。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更平聲。○不用犧牲，亦順時愛物也。雲莊陳氏曰：此謂祈禱小祀耳。大典禮不在此限。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易之以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皆秋金之氣也。金生水，金為寒而主殺。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麥成於火，陽氣不勝，則麥不得成。掠，爭奪也。亦陽氣失和也。此皆冬水之氣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陽氣早泄，故抗也。蟲食禾心曰螟。此皆夏火之氣也。○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季春，建辰之月也。胃三星，酉大梁之次也。星，七星，為鳥喙，朱鳥之宿。牽牛

六星。四鼓。二牽。玄武之宿也。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鴽音如見音現

○桐華。桐可為琴瑟。鴽鵪也。似鴿而圓。色黑。田鼠伏物。感陽氣之盛而化為羽物也。虹螮蝀也。日氣與雨氣交。候而成質者。萍水上浮藻也。此候辰月之氣於物類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右个。太寢東堂南偏。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鞠衣。黃色。如鞠塵。婦人四命服之。先帝。始興蠶桑者。蓋軒轅也。薦鞠衣於先帝。將以祈蠶。又以象桑葉始生之色。又以世婦命於奠繭。則將以此服錫之。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舟牧。主乘舟者。乘舟危事。故反覆詳視。恐有罅漏傾側也。乘舟

（以親漁。爲薦寢廟。重之也。鮪。鱘也。喙如兜鍪。似鱣而小。重數十斤。爲麥祈實。因薦鮪而幷祈麥實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音鉤　內音納○句。曲也。言曲者皆萌而出。而萌者則盡達土上也。不可以內。言當順陽氣之宣泄。而不可吝嗇閉藏也。此節以起下文之事。）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德者。意之發於己。惠者。恩之逮於人也。倉廩。米粟所藏。振。救也。猶起之也。民有貧乏者。則以米粟振之也。府庫。幣帛所藏。周。徧也。出幣帛以徧閒閒於諸侯。而勉之以尊王卹民也。又於士之名者賢者。則以幣帛禮聘之。此皆命有司行之。卽所謂布德行惠者。卽上文不可以內之意也。）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上時掌反　道達之道去聲　塞入聲○利。順也。順水之性也。司空。水土之官。故以時命之如此。）田獵罝罘

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罝音嗟，罘音浮，翳音曀，餧於偽反。○罝，張以掩獸者。罘，翻車網。畢，長柄網。可以掩兔。翳，射者所以自隱之具。餧，啗之也。毒獸之藥也。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也。此數者毋出九門，亦恐傷生養之氣也。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

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籧筐。植音治，籧音舉。○野虞，主郊野之林麓者。柘，木名，葉亦可蠶。鳴鳩，鶻鳩也，春而多聲，拂其羽，飛而拂翼也。戴勝，戴紝，鳩類，頭有毛勝，降於桑，飛集於桑也。此言可蠶之候也。曲，曲薄；植，槌也；所以閣籧筐之架也。圓曰籧，方曰筐，皆蠶具也。后妃齋戒，親東

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齊側皆反，鄉去聲，省所梗反，使去聲。○后妃親桑，猶天子之耕藉也。東鄉，以迎春氣也。觀，遊觀也。省婦使，謂減省其縫紉之工，使得專力於蠶桑也。此蓋統宮中及民婦言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

敢惰。共音恭。○此專以王宮言。登，成也。分繭之多寡，使之操之；稱絲之輕重，使之織之。皆后妃分布於三宮世

婦也效功致其功力也此月蠶未成此因蠶事而終竟言之耳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工師百工之長五庫金鐵一皮角二筋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也量謂多寡之數度支之出納也幹矢笴也審其多寡察其盬惡以天暖日長正百工造作之候故以時命之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監平聲○咸理皆治其事也監工工師監之也號猶令也毋悖於時如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之類不可悖也淫巧如舞木鼓葉之類皆足以蕩君心故皆日號以戒之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帥入聲○寅月入學習舞卯月視之卯月入學習樂至辰月又大合樂而天子親視之習以一月為期也大合樂當有釋奠養老之事鄭氏曰其禮亡矣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累力追反○累牛累係之牛騰馬騰躍之

馬牧。牧牧地也。畜方春而交構孕字。故遊犦牛馬合牡者與牝於牧。順時生育。蕃孳畜產也。所字之牛馬。可為懷牲者。及凡馬之駒。牛之犢。則皆書其數。以備稽校多寡。便取用也。辰月方遊牝。未遂生產。此亦因牧事而終竟言之耳。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音那。磔音責。○難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其禮有三。此曰國難者。通侯國得行之也。磔。裂牲也。周禮所謂疈辜也。攘禳通。畢。終也。春主發泄。閟此月而入夏。恐生氣過泄而不止。致人疾病。素問所謂春傷於風。夏而飧泄之類是也。少陽之氣。諸侯之象。故侯國得行之。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肅。肅瑟蕭條之意。恐謂水訛。皆冬水之氣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疫。熱病。以時雨不降。則乾而高土無所收成矣。此夏火之氣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沈陰。亦金象。此秋金之氣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夏。建巳之月也。畢八星。形如掩兔之網。申實沈之次也。翼二十二星。為鳥翼。所謂鶉尾。婺女四星。玄武之宿。

孟夏仲夏昏旦中星皆去日所在遠以夏月日長夜短故自昏至旦僅踰十二宿仲冬季冬昏旦中星皆去日所在近以冬月日短夜長故自昏至旦踰十五六宿也

其日丙丁二干屬火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炎帝神農氏始教耒而耕民得以粒食火食故爲火德之君祝融古火正之官顓頊氏之子黎也謂之祝融者言火之炳爛而光融也蓋於迎夏南郊而祀之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中呂之中音仲○羽鳥類木栖而上飛故屬火徵音高舉火之音也中呂巳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炎上炎上作苦焦火之臭也竈以烹飪火之用也故夏祀之蔡伯喈曰祀竈在廟門之外之東先設席於門奧面東設主於竈陘也肺金之藏祭先肺者火克金之義也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候已月之氣於物類也螻蟈蛙類其鳴如狗亦名田狗夏則鳴而聒子螼螾也王瓜一名土瓜馬瓟瓜也蔓似括蔞葉如薇瓜赤而小如楞柿其根多粉可食味苦苦菜荼也卽苦蕢也得火之味感火氣而秀也天子居明

堂左个。（太廟南堂東偏。）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駵音留。○赤馬黑鬣曰駵。器高以粗，象夏物之盛長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說音悅。餘音義見前。○迎夏南郊，祀炎帝祝融也。封諸侯，尤慶賞之大者，故於夏行之。然謂封諸侯於此時，非此時必封諸侯也。○此篇每次諸侯於九卿之下者，時秦已擅封國土，然皆在秦封內，而日臣秦庭，故每事御從，非如周之外諸侯也。此節九卿下不言諸侯，蓋偶脫二字耳。）乃命樂師習合禮樂。（樂師，樂正之屬。偶變文耳。○雲莊陳氏曰：此以將飲酎故也。）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去聲。○太尉，秦時官名，主爵祿者。雲莊陳氏曰：桀俊以才言，贊引而申之。賢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

也。長大。以力言。舉。用之也。必當其位。爵當其德。祿當其功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長之丈反。壞音怪。○夏時長養。凡物之長者益長。高者益高。宜順長盛之氣。毋得壞之墮之也。起土功。發大眾。則妨農桑之務。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氣。故皆禁之。節毋有壞墮之意也。凡春夏皆禁止伐木。而或言無代系桁或言毋伐大樹。皆舉所重言之耳。

是月也。天子始絺。絺音癡。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爲勞皆去聲。○天子不能徧及田野。故命野虞爲天子勞農。既勞其勤。又勸以趨時用力也。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司徒職兼教養。農事皆司徒掌之。然其體尊。故不出行田原。而止於循行縣鄙也。毋休於都。令皆出在田舍。毋休息於都邑也。國外四百里曰縣。舉縣以該遠近。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驅獸毋害五穀所謂夏苗也。不驅獸則恐傷稼。大田獵則又恐傷長養之令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凡所用牲。

末詳其說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畜勑六反○畜居積也藥醫草也藥隨時可收然春月萬物始生受氣未足至孟夏則藥有可收者靡草之類是也靡草三葉謂薺葶藶菥蓂也生於陰者陽盛而死麥秋巳月麥成麥之秋也上文已言農乃登麥而此又曰麥秋至者蓋麥之早熟者先獻天子乃至此而民之麥亦畢登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刑上之所施薄者則斷之以致刑罪下之所犯小者則決之以定其罪若大罪大刑則待秋冬而後決也至囚繫之輕而可宥者則直放出之此以法靡草麥秋之令也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者三宮世婦獻繭於后后受之獻於先蠶也收繭稅謂民間絲稅卽布縷之征之類蓋民受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供繭稅焉卽五畝之宅之家也以桑為均者民宅不皆桑非宜桑之地則種麻故當親桑之多寡有無以均繭稅種麻而桑少者則麻熟而別稅其麻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民之婦女婦無貴賤皆力於蠶績故貴賤長幼如一皆有繭稅也前月言供郊廟之服后及世婦所親蠶止以供祭服

也。此亦言給郊廟之服者，以備不足。又自再命受服以上，其祭服皆給於公家。其項蓋取足於此也。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直又反○酎，重醸之酒，春造夏成者。飲酎蓋奏時盛會，其用禮樂者，意必大會羣臣，然其禮不可考矣。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數色角反○滋，蕃盛也。入保，入城邑以守也。又小城曰保。此秋金之氣也。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皆冬水之氣也。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雨來格，秀草不實。蝗飛蟲害稼者。格，至也。秀草不實，草秀而不實。生氣過泄，而成物之氣不行也。此春木之氣也。○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夏建午之月也。東井八星，如井字。未鶉首之次也。亢四星，斜直，青龍之宿也。危三星，如倚蓋，亦玄武之宿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如追反○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小暑

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古役反○候仲夏之氣於物類也。小暑。暑而未盛也。螳螂蟲名。一名蚚父。一名天馬。色青。長頸長脚。飛捷武勇。鵙伯勞也。一名伯趙。色黑。夏至始鳴。其聲昊昊然也。反舌百舌也。色黑。似鸜鵒。能反復其舌作衆鳥聲。冬至鳴。夏至止。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南。養壯佼。民之強壯而佼好者擇而養之以待用。且順盛陽之氣也。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飾鐘磬柷敔。鞀音桃鞞駢迷反篪音池敔音語○鞀鼗通搖鼓也。鞞鼙通。鼓之卑者。所以助鼓節者也。鞀鞞鼓。皆革音。脩之理其敝壞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五十弦。或二十五弦。皆絲音。管六孔。併兩吹之。簫編竹十六管。或二十四管。皆竹音。均之平其音聲也。干盾。戚斧。戈戟。羽翟。皆所持以舞者。執之。審視其制度也。竽二十五簧。笙十九簧。或十三簧。皆匏音。篪似笛而大。橫吹之。簧竽笙中之金葉。吹之則動而發聲者。調之和其清濁也。篪非有簧者。此偶帶及

之耳。鐘。金音。磬。石音。柷。形如漆桶。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所以止樂。二者皆木音。飾之。飾其栒虡。丹漆也。將用盛樂大雩。故先飭備之。命有司為民祈

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川之源出於山。徧祀山川百源。恐夏月陽亢而旱。故預祀祈雨澤也。雩者。吁嗟其聲以祭。帝。天之主宰也。雩帝用盛樂。樂由陽作。冀聲之上聞於天。且以感和氣也。此皆祈雨之祭。而山川百源。命有司祀之。雩帝。則天子親承之。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

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畿內之邑也。辟。君也。百辟卿士。謂古之先后先正有功德於民。如句龍后稷之類。及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益亦與焉。此益命縣邑之長雩祀之也。是月也。農乃登黍。

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是月也。三字舊在登黍之下。陳氏移在節首。今從之。雛。雞之小者。猶彘之用豚也。羞。加羞也。含桃。櫻桃也。果之先熟者。故因常黍而幷薦之。令民

毋艾藍以染。艾音乂。○藍。染草。有芥藍槐藍蓼藍三種。皆可染青。此月禁艾藍。未詳其說。毋燒

灰。毋暴布。暴布木反○禁民以薪芻燒之爲灰。以時方暵熱。防火患也。毋暴布。未詳其說。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索色革反○索。搜也。商旅往來。毋搜其所藏匿也。挺。拔出也。重囚。則拔而寬假之。蓋寬其桎梏也。益食。以養之也。此皆順宣達之氣。而行寬大之令也。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別彼列反○辰月合牝牡於牧。至此而別之。夏月陽外泄而內弱。不使之再交。恐傷牛馬精力也。騰躍之駒則縶之。防風逸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如周禮圉人圉師所掌是也。不言牛者。馬政特重故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夏至日長之至。過此又以漸而短矣。陽盡於午中。而一陰生。生長之氣至是而止。歸成之氣乃以漸而至矣。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齊側皆反耆音嗜○齊。齊其心。戒。慎其慮。暑月人多納涼。掩身。毋致風寒之襲。且飭容止也。躁。妄動也。暑氣煩人。故又戒以毋躁也。聲色厚味耆欲。皆足以戕伐精神血氣。故禁之節之。皆所以定心氣也。此皆養生之事。君子之衛生無時不周。而當

陰陽爭之時則尤加意也。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綏之意。陰性順，故謂之晏陰。亦以其方安靜以承陽而未盛也。靜事毋有作爲也。無刑不用刑罰也。用刑尤事之重者，且陰慘之令，故特言之。百官皆安靜毋有作爲，所以順陰陽之氣，防陰陽之逆，而不以作爲擾之，使微陰安靜舒緩以順而成，則陰雖日生而不爲害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再徵午月之候，以陰陽爭言也。鹿陽獸，居山，感微陰而角脫。蜩蟬也，生土中，感陰氣而出，脫殼以飛鳴於樹。半夏藥草，春而生苗，至夏則根下始結，如小彈丸。木堇，舜花也，樹如李，葉歧，花有紅白二種，朝榮暮萎，亦感陰氣者也，性寒滑。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用火，如焚薙之類。南方，國之南方。前已有燒灰之禁，此又曰毋用火南方者，雖或用火，亦不得於南方，嫌火之過盛也。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順盛大廣遠之意也。臺上有室曰榭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雹，陰搏陽也。暑雨上騰，卒遇陰寒，搏之凝結而下，則爲雹。道路不通，陰主閉塞。

也。此皆冬水之氣也。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螣音特。○生氣過洩，故成物之氣不行，而蟲生焉。螽食禾葉曰螣。此皆春木之氣也。行秋令，則草木蚤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役令早行故也。疫，癘類。金火相薄也。此皆秋金之氣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建未之月也。柳三星，曲爲垂柳，爲鳥味。午，鶉火之次也。火，大火，心星。三星，中一星色赤，亦青龍之宿也。奎已見前。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未律，長六寸。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候未月之氣於物類也。溫風始至，言風氣溫煖之至，即所謂大暑也。過此而涼風生矣。蟋蟀，促織也。似蝗而小，色黑，光澤如漆，午月始生，至未月始具翼翅。壁猶壘壁，所居穴也。中月則飛躍在野矣。學習，雛學數飛也。螢飛夜光，腐草蒸暑溼之氣而爲螢也。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

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太寢南堂西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漁師。若周禮漁人。鼈人之屬。蛟。龍屬。頭下有白嬰而無足。鼉似蜥蜴。長者丈餘。善崩岸。能橫飛致霧。龜。介蟲之長。甲可以卜。黿似鼈而大。其頭如癡。天熱水涸。故漁師取此數者。亦以除民害。備物用也。雲莊陳氏曰。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龜言登。尊異之也。鼉黿言取。易而賤之也。

命澤人納材葦。澤人。澤虞之屬。材葦。蒲葦之材。可織器用者。未月始堅而可納。故命澤人納之。然不專在此月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共音恭。爲去聲。○四監。未詳何官。秩芻。斂芻以養犧牲。各有常數也。亦以此時草茂蓐而可收。故做之。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

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貸音忒石梁王氏曰等給之給當作級○婦官主婦事之官蓋指染人也染色以供宮婦之縫紉通政宮中故曰婦官周禮下士爲之采色也白黑雜曰黼黑青雜曰黻青赤雜曰文赤白雜曰章相錯成采也必以法故用舊法也差貸失故法也黑黃蒼赤皆正色不言白者色以白爲質也質良色正而良善也詐僞以姦色亂正色也衣服旗章各有貴賤等級之度如周禮司服司常所掌是也周禮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蓋此月始染故於此月言之耳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周禮仲夏斬陰木則前月已有斬伐矣然時方盛長不欲過伐故此月復入山而禁之所謂有期日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事養氣者未月西南坤方土氣主養成萬物易傳曰致役乎坤是也此亦

靜事毋刑之意發令而待謂未及事期而先發號召之令使民舍農事而待是妨神農之事也未月而暑熱偶得時雨則溝澮暴漲故云水潦盛昌非謂此月多水潦也苗得時雨則發榮滋長其化甚速若有神功焉故以爲神農之將持功農民及此時而加之力則歲將大熱矣所謂毋妨神農之事者此也若舉大事則養氣動搖亢陽必過而水潦不昌乾暵隨之也是所謂天殃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薙音替疆其兩反○溽溼也暑熱之至潤溼上蒸而爲溼熱蒸鬱而散則爲大雨其雨以時而行即所謂水潦盛昌者此養氣也蓋春日恆多雨雨緩而小夏季恆少雨雨則急而大不終日而止故日大雨時行薙芟草也燒薙燒其所薙之草也既燒薙而大雨行水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曰利以殺草蓋有如熱湯之殺物焉也而其所燒之薙則又可以糞田疇美土疆是皆神農之事也土之疆磊塊難耕者曰疆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

鮮生也鮮落未成而落也風木氣欬風病素問云厥陰風木遷徙亦木氣之散也此皆春

木之氣也。行秋令則上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上隰猶言高下，女災謂妊孕多敗。此皆秋金之氣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鷹隼鷙屬，此皆冬水之氣也。

○中央土。土無專位，而寄旺於四時之辰戌丑未，每季各一十八日爲土王用事，其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以未月在火金之間，西南坤位，而居一歲之中，故於此言中央土，令以備五行之氣，而成相生之序也。其日戊己。二干屬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軒轅氏，始制衣裳，作舟車，與禮樂，有成物之德，故爲土德之君。后土，古之平九州者，共工氏之子句龍也。或曰句龍後祀爲社，后土官闕，顓頊氏之子黎實兼后土。但此二者未知祀於何所，意者郎迎夏南郊之日而并祀之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倮蟲即人也，備五行之和氣者也。宮音洪大，眾音之主也。黃鍾本子律，十二律還相爲宮，而黃鍾一宮又十二宮之本，猶土爲成物之本，故以土應黃鍾之宮，非如他月以應候言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

不言成數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
八。四得五而成九。水火土金皆得五而成。土又積一二三
四以成十。故不必言成數。而無不成也。土爰稼穡。稼穡作
甘。香氣之和也。中霤。古者陶復陶穴。開其上以入光明。而
雨霤下之。後世易以宮室。因名室中爲中霤。其祀則室中
土神也。蔡伯喈曰。祀中霤設主於牖下。心火臟。而神明之
主。中央土而祭先心者。土主養。不以相勝爲德。則以
君主爲義。心爲五臟君主。又不可以冬月相勝用也。天子
居大廟大室。中央之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
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黃騮。馬赤黃色者。稷。土穀。牛。土畜。閎。深廣也。器圜以閎。象土之博厚。
也。○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建申之月也。翼。巳鶉尾之次也。畢。白虎之宿也。其日庚辛。二干屬金。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少。去聲。○少皞。金天氏。能成百物者。故以爲金德之君。蓐收。古金正之官。少皞氏之子該也。謂之蓐收者。言茂蓐而收成也。此蓋於迎秋西郊而祀之。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

其祀門。祭先肝。毛獸類。土處而多力。故屬金。商音悲肅。金之聲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地四生金。天九成之。金從革。從革作辛壓。金之臭也。門自外入。象陰氣之收斂而入。故秋祀之。蔡伯喈曰。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祭先肝者。肝木臟。金克木之義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候。孟秋之氣於物類也。白露。露氣寒而色白。寒蟬。似夏蟬而小。色青。其聲清亮。鷹祭鳥。攫鳥不食。而左右飛舞以祭。自此而後行戮。感肅殺之氣也。天子居總章左个。太寢西堂南偏。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戎車。兵車。備陰武也。白馬黑鬣曰駱。廉稜角也。器廉以深。象秋之嚴肅而收藏也。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

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好惡皆去聲○迎秋西郊蓋以祀少皞蓐收也軍帥六軍之帥卿六鄉之卿也武人則概言之命將帥則特命將以帥師也厲嚴飭也簡擇練習也專任有功謂將帥之奮有功者則專任之若曰閫以外將軍主之也詰問其罪誅致其討也征不義誅暴慢所以明好惡好惡明則遠方順服矣此以法天地肅殺之令也然所謂征不義云者亦謂征伐當於此時耳非謂此時必征伐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繕治也姦在心立禁以止之邪已見於行則愼以罪之於是始有事於搏擊拘執也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創音瘡折音哲○理刑官傷創之損皮肉也折斷壞筋骨也於罪因之有傷創者則瞻之察之有折斷者則視之審之於民之獄訟必端平以決之其有罪當戮者則嚴愼以斷其當比之刑焉此皆順肅殺之義而寓以哀矜之仁也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朱子曰陽道常饒陰道常

之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紱按上文所云卽不使陰贏之意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中月登穀之早者穀非一種稷粱稻秫之屬皆是也此所以不言嘗穀而言嘗新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斂去聲坏音培○將西成而布收斂之令也水道有當隄防者則完固之謹爲壅塞以防秋潦而宮室垣牆城郭亦始爲與之脩葺皆收斂之事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去聲○爵賞行以春夏兵刑用以秋冬故以封國割地爲禁亦收斂之意也然先王之制原不如此拘拘故鄭氏譏其失義但此篇自是預定秦制不必盡準以先王之典則大概亦有可觀若細求之則大典之疏漏而未備細務之猥瑣而鮮當者亦已多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大勝贏也介蟲如稻蟹之行類傷穀者此冬水之氣也

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陽旱陰水陽生陰實此皆春水之氣

也。行夏令。則國多水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寒熱病。此皆夏火之氣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音茲○仲秋建酉之月也。角二星。辰壽星之次也。觜觿三星。爲虎頭。白虎之宿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候酉月之氣於物類也。盲猶昏也。氣陰而風涼。酉月多然。鴻鴈來自北而南來也。羞猶饌也。鳥於秋月常備冬糧所謂養羞也。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太廟。酉堂當太室西。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衰老亦秋之象。授之几杖以安其身。賜之糜粥飲食。以養其口體。此皆所以養衰老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

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具。備。飭。正也。衣。上服。裳。下服。文。繪也。衣繪裳繡。繪輕清而象天。繡重濁而象地也。有恆。有定制也。小大。謂貴賤之差。長短。謂尺寸之度。如深衣長及踝。紳韠結三齊之類。有量。謂襲裼之稱。公私凶吉之宜。各有劑量也。此皆所謂有恆者。而命司服具飭之。不得更爲新異也。冠帶亦有常制。如弁冕大帶之類。因衣服而幷飭之。蓋歲寒日近。至戌月而民閒且授衣矣。故此月而命司服具之。且飭其制如此。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當。去聲。橈乃教反。○天時日肅。故因前月用刑之令而申嚴之。枉橈。枉道而屈法也。枉橈則刑罰不當矣。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比必二反中當皆去聲。○宰。蓋主牲者。祝。太祝之屬也。全。純色。具。體具。草食曰芻。穀食曰豢。物色比類。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四方各以方色之類。小大。如郊用犢他祀則以肥大之類。長短。如繭栗角握角尺之類。五者全

具一。肥二。色比類三。小大中度四。長短中度五也。言上天帝其饗。而百神可知。仲秋草枯而牲肥。故於此月視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難音那。○達秋氣。使秋氣得通也。以暑爲陽氣。陽氣常羸。故仲秋之月始難。以除過時之暑也。暑氣大過。則秋氣不行。素問所謂夏傷以暑。秋而病瘧。暑氣退。則秋氣得達矣。陽者人君之象。故此難惟天子行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節首脫是月也農乃登麻七字。麻以戌月畢登。此亦其早熟者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始興土功。并爲歛藏之備也。地室圓曰竇。方曰窖。築室圓曰囷。方曰倉。皆所以藏米粟者。乃命有司。趣民收歛。務畜菜。多積聚。趣音促。歛去聲。畜勅六反。○趣。催也。五穀之在田野者。皆促民及時收歛也。民之圃地。春夏則耕以種菜。秋冬則築堅之以納禾稼。至戌月。則當築場圃矣。故此月令民務於畜菜。以備冬月之食。而凡可以資日用者。亦多積聚之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爲續絕之穀。恐民惰於種。故勸而督之。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

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陽氣復入於地。故雷亦以收聲。蟄蟲還伏地中。而坏益其穴之戶。至冬則墐之也。水以春夏長。以秋冬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義同仲春。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音異。○易平易也。平易關市之政。以招徠商旅。徠商旅所以入貨賄。入貨賄所以便民事。懋遷有無化居也。關市之政平易。則天下之旅皆願出於其塗。天下之商皆願藏於其市。故四方來集。遠鄉皆至。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不匱。而上亦無乏用矣。遂。順也。成也。陽主義。陰主利。故市爲陰政。於秋月治之。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大事。如士功徭役。合諸侯。動兵眾之事。仲秋固可舉矣。然有其數。如公旬三日。無年止一日。及三軍六軍之數。不可違也。有其時。得收斂之隙。及時之所當爲而不得不爲者。順之可也。有墮壞則脩之。有不義則征之。皆當慎因其類。而勿以己意勞民力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

木生榮。國乃有恐。有恐。謂木訛。此春木之氣也。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復扶又反○五穀復生在倉庾而萌芽也。此夏火之氣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收雷先行。謂雷不待仲春而先發也。此冬水之氣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昬虛中。旦柳中。季秋建戌之月也。房四星。象駟馬。卯大火之次也。虛二星。玄武之宿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射音亦。○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蛤古荅反。華音花。○候季秋之氣於物類也。來賓。以先至者為主。則後至者為賓也。蛤。蚌屬。廣中有黃爵魚。秋月成羣而化。此化蛤亦其類。飛者陽物。感陰氣之盛。化而為潛也。鞠。辛香屬金。金盛而華。鞠色不一。而黃者為多也。禽者。飛走之總名。獺祭魚不言戮者。以春故也。天子居

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太寢西堂北偏。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內音納○孟秋已有收斂之令。此月則申嚴之。使百官貴賤無不務納。以合天地收藏之氣。其下文皆務內之事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要。總數也。冢宰制國用。故命之舉計所收租稅之要。而帝籍所收則別藏之神倉。不敢褻也。祗在事。敬在心。飭。嚴整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百工。百事之工。總。聚也。入室。去田廬而入都邑之室。亦務內也。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去聲○春習舞。主容。秋習吹。主聲。聲靜而容動也。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大饗帝。蓋宗祀明堂。用太牢也。嘗。秋祭。當用孟月。此以季秋。蓋亦主宗祀言。擬以秦之先禰配也。儀

牲告備於天子有司省之告備而後用也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劉氏曰合諸侯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勑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勑百官為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上事而不可有私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之舊說秦建亥此月為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疑是時秦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此乃古制按呂不韋相秦十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以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又按秦襄王之時封魏冉穰侯公子市宛侯悝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例甚秦已得天下大半故其立制欲如此其後不韋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所用矣然其書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為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也是月也天子乃

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教於田獵，因田獵而教之以戰陳之事，如周禮秋治兵是也。五戎，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如文事齊物，戎事齊力，田獵齊足之類。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僕戎、僕田，僕之屬。騶，主馬之官。舊說天子馬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士六騶者爲七騶，是則校人也。析羽曰旌，龜蛇曰旐。蓋辨旂物之用，衆二以該其餘也。授車以級，各有貴賤之等級也。整設，正行伍爲陳也。屏外，軍門之屏外，蓋設旗爲表之門也。周禮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搢，插也。插扑於帶閒，所以扶失伍者。時軍衆南面設陳，故司徒北面而誓衆也。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厲，嚴肅也。厲飾，謂戎服也。司徒先誓徒衆，然後天子戎服御之，遂以獵也。主祠，宗伯之屬。以所獲之獸及郊而祭於四方之神，周禮秋獮而致禽以祀祊是也。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草木零落而後斧斤入焉，又爲炭以備寒也。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墐，塗塞也。乃

趣獄刑。毋留有罪。趣音促○速於斷獄。當罪則決之。不欲留獄之心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當供養皆去聲○不當得祿秩而有祿秩。及供養之過分者。則皆收飭之。亦務內之事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是月也之下。脫農乃登稻四字。或曰。嘗麻嘗稻。皆不復言農乃登者。以孟秋登穀之後。農事大成。所未收者。特麻稻耳。故於其登略之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鼽音求。嚏音帝。○陽氣宜泄。故反大水。鼽。鼻氣窒也。嚏。噴嚏也。人雙風霧。而火鬱肺竅。則病此。此夏火之氣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寍。土地分裂。竟境同。○易傳坎爲盜。揚子太玄以水爲盜。又水盜金氣也。分裂。崩坼也。皆冬水之氣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解音懈。○氣散。故解惰。若人於春夏多困倦是也。師。衆也。不居。不得止息也。此皆春木之氣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孟冬。建亥之月也。尾。寅析木之次也。其日壬癸。二干屬水。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高陽氏，脩黃帝之功以興民事，故以為水德之君。玄冥，古水正之官，少皞氏之子脩及熙也。此盖於迎冬北郊而祀之也。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介，龜類，穴居而靜伏，故屬水。羽音清細，水之聲也。應鐘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潤下，潤下作鹹。朽，水之臭也。行，路也，人所往來。冬月陰往而陽來，故祀行。蔡伯喈曰：祀行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腎，水臟。中央土已祭心，故冬祭腎，又以冬水德主靜，安其位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候孟冬之氣於物類也。蜃，蛟蜄之屬。雉，文明陽鳥，感陰之盛而化為潛物。虹以日氣阻雨而成色。冬月水氣旺，而日行南陸，去中國遠，不能阻雨，故無虹。雲莊陳氏曰：晉武庫中忽有雉鳴，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書云：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為蜃。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為蜃，理或有之。陰陽交而為虹，此時陰陽不交，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子居玄堂左个，太寢北堂西偏。乘

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鐵驪黑色馬純黑曰驪。奄弇口也。器閎以奄象冬之中虛外斂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北郊蓋祀顓頊玄冥也死事謂死於國事者孤寡即死事者之妻子及凡民之無告者也死事孤寡亦冬之象故特恤之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馮氏曰釁龜筴者殺牲取血而塗龜及蓍筴也古者器成而釁之所以攘卻不祥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預研其理而待用也釁龜而占兆釁筴而審卦吉凶皆太史之職也愚按卜筮雖太史與有事焉然此終當是太卜之職。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阿比爲黨所以掩蔽人罪察其阿黨之情則有罪者無有掩蔽矣此及上節皆察理辨物之意蓋此月陰至而陽將復故以審理之吉凶察人之善惡爲

事敬謹之意也。是月也，天子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王於此月乃衣之也。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氣不通，閉塞而成冬。塞，悉革反，下同。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仲秋始命民收斂積聚，至此收斂已畢。又使司徒循行之，使無或有不斂者也。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鍵，音蹇。○坏，補益也。閭，里門。戒之，備非常也。鍵，鎖須所以閉者。管籥，鎖匙也。慎之，慎藏勿失也。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竟境同。要塞之塞音賽。○固封疆，完固郊關之門也。備邊竟，嚴守望也。要塞，邊塞要害之地。完，整固之也。謹關梁，嚴譏察也。徯徑，小路可通人行者。塞之，所以防姦宄。此皆以順閉塞之令也。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句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衣裳如齊斬之升縷，衿斂之稱數皆是。塋城有大小，丘壟有高卑，各有差等。厚薄之度以禮言，貴賤等級以人言。人與禮稱，各有定紀，審之，所以飭喪紀也。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

之終故於此時而飭喪紀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當去聲○效獻也獻其所成之功也季春始審量至此而獻功陳器獨言祭器舉其重也度法程式也按度程以考其器之合否也不合度程則爲淫巧矣功致功力密緻也旣合程度又欲其堅緻乃爲上工也勒刻誠實也凡物必刻其工之名於上以考其實恐有目濫及觀其久用之何如也不當謂淫巧粗濫者行罪而窮其情鞫問其何故爲此也是月也大飲烝烝冬祭也因烝祭而大飲羣臣也四時之祭獨言此者蓋秦以此月爲歲首故此會爲特盛猶之飲酎云也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勞去聲○天宗如王宮夜明幽宗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之類割祠割牲而以血祭也秦已稱王而曰公社猶周詩言公尸耳門閭閭門之神臘獵祭名以田獵所獲而祭故曰臘此偏祭鬼神祇以報賽神功亦卽因之以祈來歲也

勞農，飭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但按郊特牲則大蜡息民告當在十二月，此乃以孟冬，未知周禮之同異云。雲莊陳氏曰：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然左傳言虞不臘，是周亦名臘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將去聲。○以仲冬大閱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水虞，澤虞，川衡，主川澤之征也。漁師，漁人，主取魚之征也。水冬涸，澤材及魚皆可取，故征其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皆春水之氣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暴風以陰氣不得閉藏而相搏也。皆夏火之氣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皆秋金之氣也。○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仲冬，建子之月也。斗六星，四魁二杓，丑星紀之次也。辟二星，玄武之宿也。軫六星，四軫二轄，鶉尾之宿也。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子律。長九寸。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候仲冬之氣於物類也。坼裂也。鶡旦號寒鳥。夜鳴求旦。仲冬則一陽復。故不鳴也。虎陰盛之獸。亦感一陽之復而始交也。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太廟。當太室北。飭死事。與前月飭喪紀同。厚死之意也。雲莊陳氏曰。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厲必死之志。亦通。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土事蓋謂耕稼之事。土爰稼穡。故謂之土事也。毋發蓋及室屋。即前月謹蓋藏之事。此申戒之。起大衆。謂大兵大役。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是也。若仲冬大閱。事之常者。不在此限。而猶其也。凡此皆所以順閉藏之氣。而堅固其閉也。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

喪命之曰暢月。沮喪皆去聲又如字○沮水之散漫者地氣散泄而不固閉猶水之散漫而爲沮洳故曰沮泄喪流亡也命之猶謂之暢通也承上文言若作士事發盖藏起大衆則閉者不固而沮泄是猶發天地之房屋必至感召災咎以是月本閉藏而反宣通之是暢泄此月之氣也或曰喪死喪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省所梗反○奄尹奄人之長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之事以柔旣獻功而休息之以順安靜之氣也過佚則淫故又戒以毋得淫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嬖倖毋有不禁皆嚴其出入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酋音揫湛音尖齊音劑監平聲貸音忒○大酋酒正也秫稌也稻稌之糯者必齊必適多寡之宜也麴粱爲麴蘗麥爲糵麴多則辛糵多則甜夏多糵冬多麴必時適時之宜也湛漬米熾蒸飯也陶器必良乾絜無罅漏也火齊蒸飯煑酒生熟之劑量也六物

謂稻秫以下爲酒者有酒奄女奚之屬而大酋監之酒宜冬造故於此月命之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水旺於冬故報水功且爲來歲祈雨澤也然此此未必古制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畜許六反○亦以申收斂積聚之令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食道皆去聲○下溼草木所萃曰藪蔬菜也教道其民以取之與民公利補不足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冬至日短之至過此則又漸長矣陰盡於子中而一陽來復蕩動也萬物之生機於此而動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側皆反○安形保其身也安性養其心也待陰陽之所定待陰氣日退而陽遂其長也易於姤曰姤女壯勿用娶女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於此觀之則君子調燮之宜保身之道可見矣雲莊陳

氏曰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曰去彼言節嗜欲而此曰禁蓋仲夏之陰尚微而此時之陰尤盛陰微則陽未至於甚傷陰盛則微陽尤當善保故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再言子月之候以微陰盡而陽復也芸芸蕓荼名子可榨油仲冬始生或曰七里香也荔藉荔蔓木石而生然質剛勁挺然而出土也結屈曲也動而欲伸也麋陰獸居澤感微陽而角脫水生於天一故陽生而動前之涸者以日滋發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周禮仲冬斬陽木此時草木零落而材成故可伐又不止如仲夏也箭竹之小者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雲莊陳氏曰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為之事故閉藏休息之時皆可罷去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是月陽雖已動猶當閉藏順陰氣亦以養微陽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

氛災氣氛氣霧冥冥以地氣發而不藏上蒸而為昏霧也雷發聲陰不能固陽也皆夏火之氣也

行秋令則天時

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雨去聲○雨雪雜下曰汁。金氣過。故果蓏之類不成。此益應在來歲也。前月行秋令曰。小兵時起。而此曰大兵者。前月純陰。秋金亦陰。金水相生。其災淺。故止小兵。此月則一陽動而復行秋令。肅殺之氣來傷微陽。其逆大矣。故曰大兵也。凡四時失令所感。各有順逆深淺。可以類推。此皆秋金之氣也。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癘音賴○蝗亦應在來歲。水主發泄。木泄。故水竭。疥癘。亦蟲病。皆春木之氣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季冬。建丑之月也。婺女。子玄枵之次也。婁三星。二近一遠。白虎之宿也。氐四星。方列。青龍之宿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單四。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鄉乳皆去聲。雊音姤○候丑月之氣於物類也。鴈北鄉。將北歸也。鵲以冬至後擇木。丑月營巢。雉鳴、求雌。乳。伏子也。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

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堂右个太寢北堂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難音那磔音責○此月之難下達庶人故曰大難方相氏索室驅疫是也旁磔磔牲旁祭百物也出土牛亦難中一事以丑土屬牛故作土牛送而出之以爲送寒氣之往今之春牛殆防於此然未必先王之制特沿秦俗耳難以逐疫實主送寒寒氣伏藏陽氣不勝則陰寒實爲人疾素問云冬傷於寒春而病瘟是也故此月大難使狂夫蒙熊皮黃金四目執戈揚盾振作鼓舞以宣達陽氣索室驅之使陰氣不至伏藏卽驅疫之意也亦調燮之一端也仲秋始除暑氣而季冬送送寒氣者陽羸陰縮陽可使羸而陰不可使羸也惟此難達於庶人者陰道卑小故庶人不得行之征鳥厲疾征鳥鷹隼之屬厲疾奮厲而迅疾也此何上下疑有闕文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帝之大臣如句芒祝融之屬山川祇也帝臣神也天曰神地曰祇舉天以該地言神祇以該百祀畢終也每歲偏祭百神至此月而已終畢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乃嘗魚先薦寢廟。親往。為薦先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雲莊陳氏曰冰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冰入則陰事之終也。命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雲莊陳氏曰冰人之後大寒將退命典農之官告民以豫備東作之事陽事之始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吹去聲○季秋入學習吹至此乃大合吹驗時而後合之者聲音律呂之變多而事煩故教之久也此月大合吹而遂出學以休息之故曰罷至明年孟春乃復入學專習樂舞仲春遂合舞舞事易於吹也又合令歲所習之吹與來春所習之舞合聲容而一之使聲與容相節而合度乃謂之樂至季春而遂大合樂也鄭氏謂此以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恐未然。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秩薪柴猶言秩芻也大而可析曰薪小而成束曰柴冬月伐木之時故收之以備來歲之用也薪燎如柴標炊爨及庭燎之用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次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訾之十二次也天體渾圓推步者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分之為十二次天左旋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隨天左旋亦每日繞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是謂右行一日積三十日有奇而過一次積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則徧歷十二次而復於舊所如去歲季冬在玄枵今歲季冬復在玄枵故曰日窮於次紀謂月與日會所以紀十二月也月亦隨天左旋而每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為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有奇而右行繞天一周積二十九日有奇又追及日而與日會是為一月每歲十二月則與日偏會於十二次矣故日月窮於紀星經每二十八宿緯星木火土金水也經星附天不動每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故日漸右行則星漸左移而每月昏旦之中星各異至日復於舊所則星亦回天一周如去歲季冬昏婁中旦氐中今歲季冬亦然也緯星則木一歲而移一次火星一歲而行六次土一歲而行一宿金水則與日先後而亦一歲一周故星不言窮也每歲之氣積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後終如今歲立春至明歲立春是也而每歲十二月月有大小盡則積之止三百五十四日此所以

有置閏之法。故不曰數將終。而曰將幾終也。至日月又會於娵訾。則歲且更始矣。終則有始矣。行也。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專靜一之意。而汝也。一於安息農民。毋得更興徭役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朱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盡歲且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也。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共音恭下同。○列。謂大小之差等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同姓則共祖。故共寢廟之芻豢。芻豢則不止犧牲。而凡庶羞亦在所共也。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歷者。序次其多寡之數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天下之民。不得咸賦犧牲。則亦獻其力。如共芻秣薪柴租稅之類也。民之於上。歲有常共。所以共上者。使爲天地百神生

以承天出治耳。則謂民之各獻其力。所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可也。然犧牲皆賦之諸侯臣民。或秦制有然。非先王之制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此皆應在來歲。介蟲屬水。金令之過。則助水氣。而介蟲爲妖。爲妖則不止於敗穀。又介蟲爲兵象。此皆秋金之氣也。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胎未生者。夭。已生者。木氣之過。能傷胎夭。以發泄過也。固疾曰逆。如醫書所謂禁固厥逆。支體禁固而不能動。筋節繆戾而不能順也。此皆寒疾。以陽氣方稚。而遽行宣泄之命。則稚陽反傷。而寒氣逆發矣。是皆春木之傷也。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行夏令宜旱。而反水潦者。以水火之氣爭。而蒸爲暑雨也。此皆夏火之氣也。

禮記章句卷之三終